

《装饰》杂志编辑部 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装饰文丛

DECORATION THESIS COLLECTION

特别策划卷



07

特别策划卷

装饰文丛

DECORATION THESIS COLLECTION



《装饰》杂志编辑部 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装饰文丛. 特别策划卷. 07 / 《装饰》杂志编辑部编. —
沈阳 :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14-7601-6

I. ①装… II. ①装… III. ①艺术-设计-文集
IV. ①J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8264号

出 版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470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彭伟哲
装帧设计: 彭伟哲 林 枫 王 吉
责任校对: 郝 刚
ISBN 978-7-5314-7601-6
定 价: 275.00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mscbs.com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 024-23835227

前言 Preface >>

《装饰》是一本有近 60 年历史的设计期刊，也是中国唯一的综合性设计类学术期刊，涵盖了设计学科所有领域。设计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年轻的学科，并且发展、更新的速度极快，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知识，因此也对设计期刊的办刊人提出了挑战：刊物如何适应学科特点，如何准确、及时地反映全球设计发展的形势，介绍最新的成果，助推中国设计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成长，设计在其中一方面贡献了很大力量，另一方面也同步得到了有力的环境支撑。在这样的形势下，设计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自 2007 年以来，《装饰》编辑部逐步调整办刊策略，以期更好地适应形势，推动中国设计学科的健康发展，紧密联结设计学界与产业界。这些举措得到了学界、产业界的广泛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淀下了一批优质的内容资源。承蒙辽宁美术出版社领导的关爱，自去年开始就酝酿出版《装饰文丛》，以图书的形式重新编辑刊物的优质内容，便于读者系统地了解相关成果。

自 2007 年 4 月始，《装饰》每期组织一个专题，名之“特别策划”，就某个话题邀约专家、学者撰文，集中讨论，拓展议题思考的维度。许多专题特意邀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撰文，力图更为立体、全面地呈现理论探索。专题的策划使刊物每期形成一个重点，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经年累月地渐次组织，专题的策划至今已逾 100，形成富有特色的一批设计文献，也是《装饰文丛》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策划”之外，编辑部自主采编的“第一线”栏目也是《装饰》

有特色的重头内容，栏目的宗旨是更好地联系学界与业界，每期采访一位设计师或一个设计机构，选择的标准并非拘于年资或知名度，而是着重于被访对象从业经验的启发性。其中既有一线的设计明星，也有教育家、协会组织者、产业链的构造者，甚至初出茅庐的新锐，无论何种身份，我们都希望挖掘出现象背后值得深思的规律性内容，这些访问无疑构成一幅幅深入体察中国设计现场的生动画面，成为了解中国当代设计的直观窗口。

编辑部为更好呈现设计的优秀成果，除上述两个栏目之外，还有“海外动向”栏目（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双语发表其成果），“学人问津”栏目（重要学者的最新成果），“纸上展览”栏目，以及有悠久传统的“民俗民艺”“史论空间”“教学档案”“设计实践”“个案点击”等栏目。北京老字号同仁堂有副对联，“修为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装饰》编辑一直秉持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来办刊，《装饰文丛》的编辑出版，既是书刊互动的一种形式，也是多年办刊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装饰》的办刊宗旨是“立足当代，关注本土”。相信《装饰文丛》对于关心中国设计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学术资源。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大形势下，中国的本土设计无疑将发挥更为显要的作用。而《装饰文丛》的出版也将在学术上有力推动中国设计的健康发展。

《装饰》杂志主编 方晓风

目录 Contents >>

前言

元载的奢侈生活 沈睿文 001

锦衣夜行 汪 芸 011

奢侈品牌与中国创意之未来——访银线联盟主席缘诗道教授 采访 方晓风

陈岸瑛 汪 芸/翻译、整理 汪 芸 019

奢侈品：从西方到东方 (意) 史蒂芬·哈梅尔/采访、编译 陈岸瑛 024

何为奢侈，奢侈何为？——《装饰》奢侈品座谈会纪要 编辑、整理 黄德荃 031

贝恩公司调查报告：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现状及未来 编辑、整理 黄德荃 043

在路上——推进玻璃艺术的年轻力量 采访、整理 周 志 046

新·玻璃——青年玻璃艺术家七人作品选 057

十年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玻璃艺术工作室 关东海 065

工作室制度，一种革命性的形式——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玻璃艺术学科 庄小蔚 068

融会贯通，放眼世界——中国美院玻璃造型艺术专业及玻璃材料实验室 李 文 073

实践教学夯实了玻璃专业的发展——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玻璃艺术设计专业 段建华 078

学院外的课堂——广州美术学院玻璃艺术教学 王朝虹 082

3+1教学模式——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玻璃艺术专业 杨美华 086

中国玻璃三千年 尚 刚 089

易碎! 请小心轻放! ——在建中的上海玻璃博物馆 (德) 迪尔曼·图蒙/

翻译 陈 瑛 099

关于“日用之美” 赵 健 104

日用之美——从发明的角度看 戴吾三 111

器以载美——日本日用器具的审美特征 张夫也 118

日用作为设计的“原道”——兼谈“小道致远论” 李立新 127

技道合一——由竹编饮具看日用器具之美 张力丽 133

日用故事八则 周 志 李 红 萧 冯 黄 叶 赵 华 展梦夏 朱 亮 138

建筑: 时尚还是永恒? 方晓风 156

众言时尚 164

时尚批评 (挪威) 拉斯·史文德森/翻译 李 云 168

时尚、衣着与身份——一个现代的矛盾 (英) 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翻译 周 志 174

“有美一人”——历代时尚美人图散记 扬之水 182

马王堆文物所见软侯家族的日常生活与时尚 陈 剑 195

龙泉三问——龙泉青瓷产业的思考 周 志 202

釉情铁骨——龙泉青瓷的今与昔 章 星 214

“青·瓷物语”——青年陶瓷艺术家作品 220

掬翠融青 如冰类玉——中国古代青瓷发展略说 刘 伟 刘 岳 226

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郑曙暘 238

和谐之美——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与国家形象塑造 何 洁 原 博 241

清华百年 最美校园

——浅谈清华大学校园建设与文脉延伸的共鸣 梁立军 张凤昌 248

百年图纸清华园 文字编辑 朱 亮/口述及资料提供 苗日新 252

百年精神 建筑人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邨先生访谈 采访、整理

朱 亮 杨明燕 267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设计60年 王 波 易 路 273

“尼日尔建筑”创作感言 (瑞士) 诺特·维塔尔/翻译 郝望舒 279

拜见胜见——日本现代设计运动的先驱胜见胜 向 帆 284

元载的奢侈生活

The Luxury Life of Yuan Zai

文 / 沈睿文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究竟何谓“奢侈”？

北宋太宗时期，李昉（926—966）等人奉命编纂的《太平广记》用了两卷的篇幅来叙述当时所认为的“奢侈”。^[1]其叙述以三十六位人物为经，依照时间顺序，上起春秋末期，下至唐朝末年。所提到的人物以国君宠嬖、皇亲国戚以及重臣嬖臣为主，余者仅有一例言及富人，一例以能工巧匠丁媛为例来说明其工艺品的绝妙。其内容主要涉及建筑苑囿、饮食之滋味品数、车服器用、奇禽驯兽以及奇花异叶诸方面。可见，当时社会所认为的“奢侈品”实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李昉的编纂可知，奢侈实是社会上层的生活常态，对他们而言，当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也许只有将他们的这种生活常态跟平民百姓的做一对比，方能显出其“奢侈”。换言之，“奢侈”是社会上层的专利，与平民百姓无关。此与前者所掌握的权力及资源紧密相关，其中的某些物品或又成为社会等级制度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成为他们的特权而益加固化。不过，更多的情形是，他们本身超越了制度的约束而使用，这就是所谓“奢僭”或“侈僭”。包括“崇饰土木，殫耗人力”“制作宏丽”的建筑苑囿在内，当时的“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主要根据器用的材质、工艺以及来源和功效等方面来界定。概言之，其材质多为金银、奇珍异宝，工艺多是“殆非人功”，而其来源则多为异国所献，

甚而经常被渲染成具有某种神幻之力量，因之更有直接将它跟法力、法术等联系起来的。于是，我们便能在这些地方看到它跟某个方外之士有关或来自异域。无疑，通过这种联系，历史文本想给我们强调的是这些器用确有如斯之神奇功能。而这一切皆缘于当时社会对异域及道术的神秘感和长期持续的向往。

可以说，奢侈的界定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其内容间或也会因社会物质技术之发展而发生变化。如，唐僖宗时期李使君“常饌必以炭炊”便被视为奢侈。物易时移，时势已易。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物质状况，今天的我们恐会想当然地叹为天方夜谭。

《太平广记》收录的三十六位人物中，要以唐代元载及同昌公主的篇幅为长、给人印象也深。同昌公主为唐懿宗之女，其奢华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恐我们穷尽想象之能事亦未能窥其一二，文献所载也是极尽华丽之铺陈，其长安广化里宅邸的建制以及丧葬之排场直让人疑非人间所有。

元载（？—777）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凤翔县）人，官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其家本寒微，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家贫，徒步随乡赋，累上不平第。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元载始得以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2]肃宗时，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

到重用，管理漕运。代宗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又授予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因先后助代宗诛杀宦官李辅国以及鱼朝恩而益受信任。此后专营私产，大兴土木，排除异己，终以贪贿为由被赐自尽并抄家。史载，“元载专政，益堕国典，若非良金重宝，越超左道，则不得出入于朝廷”，且“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如果说，因生在帝王之家，同昌公主的生活无法企及，那我们不妨以元载为例，来说说当时的奢豪生活。

在“奢侈”之中，建筑是一大宗。这不仅在于其规模、构件，而且在于它是其他器用陈设的主要场所，更是拥有者生活的重要场景。他们不仅求胜地为创第，而且还讲究宅第的形制。前者如唐朝的勋贵以长安城南为营建别墅的首善之地（图1）；又如裴度治第于东都洛阳集贤里，沼石林丛、岑谿幽胜，作别墅，具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后者如，李吉甫宅第地形为“玉杯”，而牛僧孺宅第如“金碗”。在宅第规模方面，则不得不言及郭子仪的宅第了。郭宅占了亲仁里的四分之一，宅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竟不知其居。其规模实难想象。

同样，元载的府邸亦是崇侈宏丽，无与伦比。《旧唐书》本传载，元载于长安“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3]。

《新唐书》本传所言元载于长安“城中开南北二第，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近郊作观榭，帐帘什器不徙。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4]，与此大同。《旧唐书·李少良传》亦称

“时元载专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纵横，货贿公行，士庶咸嫉之”^[5]，可知其不虚。元载的甲第在长安城的大宁里及安仁里，从《杜阳杂编》所载元氏芸辉堂之建制、服玩的奢僭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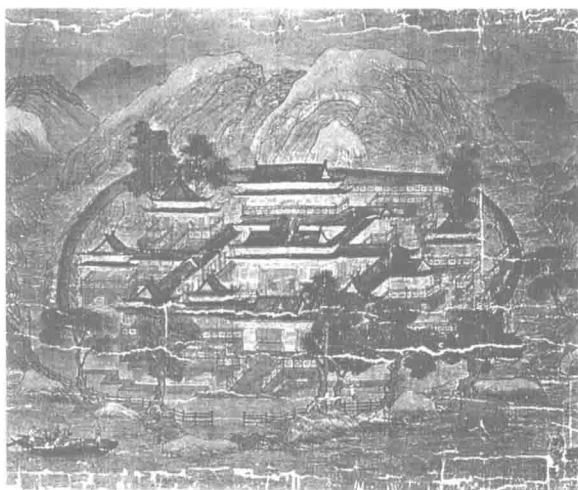


图1 (唐)王维《辋川图》局部

该书卷上载：

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阆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首帅，即蛟绡之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焉，忽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而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家。芸辉（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苹杨花，亦类白苹，其花红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来也。更有碧芙蓉，香洁苞萼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响，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恶之既甚，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因秘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卢军卒，人故得其实。载有龙须拂，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以为柄，刻红

玉以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敢入，拂之为声，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

若垂之于池潭，则鳞介（甲）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则成瀑布长三五尺。未尝辄断，烧燕肉熏之，则焯焯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载不得已而遂进焉。〔元〕载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6]

奢侈诸元素于元载的芸辉堂尽可见到。芸辉堂是因为以于阕所出香草芸辉为屑来涂墙壁而名。此较唐代宗以银粉涂佛室及后宫椒房在用料之珍贵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芸辉堂以金银为建筑构件，这种元素在同昌公主广化里的宅邸得到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芸辉堂汇集了各种奇珍异宝。或来自异域，如冬暖夏凉之紫绡帐；或更有神奇之功效者，如声称得自洞庭道士张知和的龙须拂等。正因为府邸的奢豪，故在元载被赐自尽后，其甲第“以赐百官署舍，破东都第助治禁苑”^[7]，竟可作为百司廨宇以及宫廷苑囿之用。唐时，宅第被作为官用的还有马璘等人。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及安史之乱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马璘久将边军，属西蕃寇扰，国家倚为屏翰。前后赐予无算，积聚家财，不知纪极。他在长安安邑坊的宅第，尤为宏侈。史载，马璘“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祚，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8]。马璘死后，其宅邸被朝廷强令献出，隶官司，谓之奉成园。^[9]可见，追求奢豪实为勋贵之共同心理，原本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一部分。

元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

皆集其门，资货不可胜计，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10]。

元载与王韞秀婚后，受到亲戚的懈怠，甚而被视作“乞儿”。待发达后，太原内外亲属都前来拜谒恭贺。期间，侍婢“以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为报当日之耻，王韞秀故意将众亲戚引至晒衣处，并与侍婢一问一答，称如此只为晒曝“乞索儿妇”的“两事盖形羸衣”而已，令诸亲羞赧辞去。^[11]其资财及世态之炎凉由此可见。

至于元载府中的名姝，自要以其宠姬薛瑶英为最了。“薛氏攻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本岐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也。”元载纳薛氏为姬，宠之，“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其褥出自勾骊国，一云却尘之兽毛所为也。其色红殷，光软无比”，此与前述元载之紫绡帐以及同昌公主之“却寒帘”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12]。元载更因为薛瑶英体轻不胜重衣，特地于异国为她求得龙绡之衣，薛氏“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转之不盈一握”，此有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13]无怪乎《新唐书》亦称“名姝异技（伎），虽禁中不逮”^[14]。

唐代宫闱不肃，帝王亦自放纵，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皇帝、公主、外戚等做下诸多榜样，自当成为宫中妃嫔、皇室等效颦的模范。《新唐书》载元载“诸子牟贼，聚敛无涯艺，轻浮者奔走。争蓄妓妾，为倡优褻戏，亲族环观不愧也。……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15]。《旧唐书》本传所载与此大同，称元载“兄弟各贮

妓妾于室，倡优猥褻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李待荣及阴阳人李季连，以载之故，皆处极法。……以载籍没钟乳五百两分赐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16]。

前已述及，元载多次科考皆无功。后适逢崇奉道教的玄宗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自幼熟读“道书”的他终得以步入仕途。显然，所谓“道书”其所涵盖的范围要比庄、老、文、列四子来得宽泛，恐怕包括修炼在内的道术也在其涉略之内。现在看来，元载不仅精通道家典籍，而且更是亲身履践。不但服散，而且很可能还在家中炼丹。正是抄家时籍没的五百两钟乳以及八百石胡椒，解开元载与服散、炼丹的关系。

钟乳与朱砂、紫英、琥珀等物，魏晋以来被视为所谓“不老轻身”“延年益寿”的仙药。唐

代皇室显宦中，就有不少人服用这种仙药，亦即“服散”。所谓服散即是服用寒食散。寒食散或曰五石更生散、三石更生散。孙思邈《千金翼方》载：“今之世人，多有单服钟乳、矾石、桃花石、紫石，亦有合和草药服之，此等虽非五石，亦是五石之例。”^[17]由此可知唐时寒食散之大概及社会服散之风，而钟乳便是其中一个主要产品类。不过，服散炼丹所费颇巨，并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兼之对饵药的特殊要求，使得服散跟社会上层的关系更为紧密。

唐代诸帝多信道教服饵长生之说，几乎每个皇帝都与丹家有关，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18]因此而亡的皇帝在中国历朝中为最。即便如此，唐代皇帝对服务于宫廷的金丹术士仍优礼有加，术士或官至公卿，金丹服饵一时成为全国性风气。达官贵族亦群起效仿，交结道教方术之士，访求金丹



图2 银石榴罐



图3 涂金仰莲瓣座银罐



图4-1 狮纹金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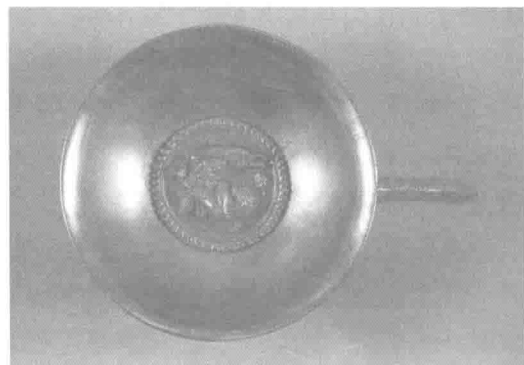


图4-2 狮纹金铛俯视



图4-3 狮纹金铛底部



图5-1 莲瓣纹提梁银药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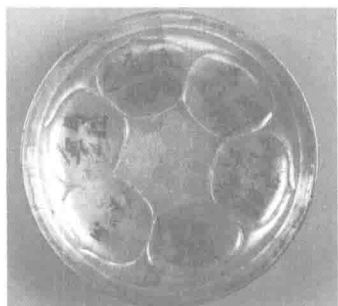


图5-2 莲瓣纹提梁银药罐器盖内墨书



图6 盛光明砂、琥珀之线刻鸳鸯纹银药盒



图7 盛红光丹砂及“玉带”璞玉之银药盒



图8-1 盛光明碎红砂及“玉带”璞玉银药盒

大药，服饵烧炼以为时尚。如萧嵩便性好服饵，罢官后，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19]此外，更有官员“乞骸归田”并“以故庐共制神室”而临炉炼丹。这说明唐代贵族高官在家中炼丹、服散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不过，炼丹服散虽为唐朝一社会风气，但是相关器具、饵药所费颇巨，却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的发现便是例证。该窖藏出土了千余件文物，其中金银器物有二百七十件，此外，还发现有宝玉珍饰、“贵重药物”、中外钱币、银铤、银饼、银板。窖藏中的器物数量多，种类繁，制作精美，保存完好。^[20]窖藏所处为原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年代在八世纪后半德宗时期（780—805），^[21]是一处与道教有关的遗存，它反映了炼丹之风在李贤、李守礼、李承宁、乃至李诩一脉的承袭。^[22]其中出土的器物大概可以分成如下四个组合。第一个组合，炼丹器具。如银石榴罐、铛、铤、鼎、盆等（图2—图4）；第二个组

合，装盛炼丹药物的金银器皿和炼丹药物及未成品（图5—图9）；第三个组合，斋醮及压胜的器物。主要为中外钱币、银饼、银板和金龙、方玉以及宝石类等（图10—图17）；第四个组合，配套使用的用具，即饮用、服用等器具。主要为金银碗、壶、杯、盘、来通及长杯等器具（图18—图26）。这些器物的功能，如服食，是围绕着前三个组合器物的功能而存在的。^[23]于第二个组合中所见的炼丹服散药物有：乳石、朱砂、白英、紫英、琥珀、珊瑚、黄粉、麸金等，其中乳石分为上上乳、次上乳、次乳，并注明是否可服；朱砂分为光明紫砂、大粒光明砂、次光明砂、光明碎红砂、红光丹砂、绝上红光丹砂、并砂等七类。^[24]综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元载家中的乳石也是用于服散。前面言及，唐代贵族高官在家中炼丹、服散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朝廷将从元载家籍没的五百两钟乳，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应是用于此途，亦可为一证。

在何家村窖藏器物的第二个组合中，还发现



图8-2 盛光明碎红砂及“玉带”璞玉银药盒



图9 盛大粒光明砂与“白玛瑙 铰具”璞玉之素面银药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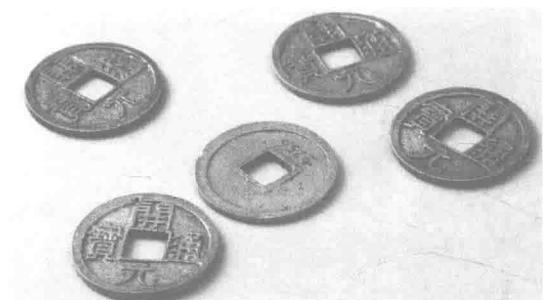


图10 “开元通宝”金钱（金开元）



图11 东罗马金币（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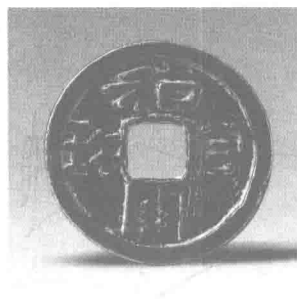


图12 日本元明天皇朝“和铜开宝”银币（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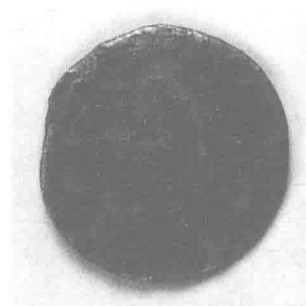


图13 “淳安”庸调银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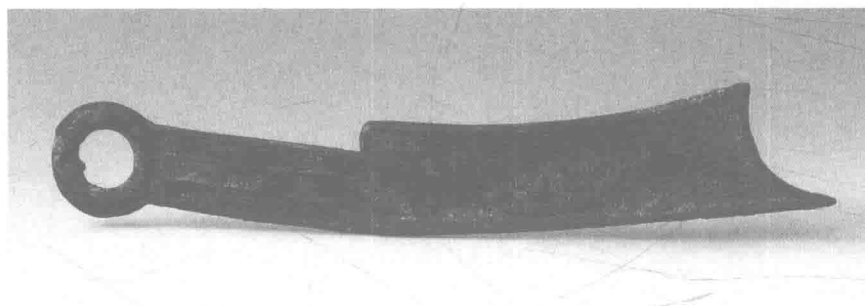


图14 “节墨之法化”铜刀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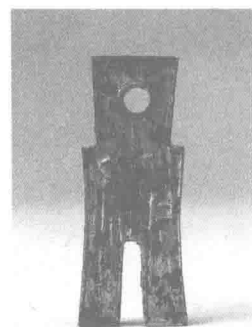


图15 鍍金铜“货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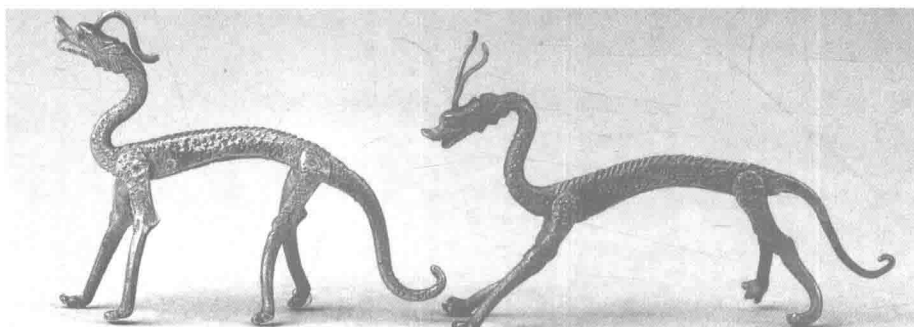


图16 金龙



图17 蓝宝石



图18 忍冬纹多曲玉杯



图19 玛瑙长杯



图20-1 镶金兽首玛瑙杯



图20-2 镶金兽首玛瑙杯局部



图21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图22 金耳杯



图23 鸳鸯莲瓣纹金碗



图24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图25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图26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有多副玉带具。据墨书题识知，银盒内放置的多副玉带具有白玉（图27）、斑玉、深斑玉、骨咄玉（图28）、碾文白玉（图29）、更白玉（图30）、白玛瑙等。这批所谓带铐很可能来自于阗，从现状来看，均非成品，甚而碾文白玉、更白玉、白玛瑙三种带具并不成套。据《抱朴子·内篇》卷十一《仙药》所言：“玉屑服之，与水饵

之，俱令人不死。……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国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阳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卢容水中玉亦佳”^[25]，它们均非“已成之器”，应该便是“璞玉”中“尤善”之“于阗国白玉”。从放置方式来看，带铐组件跟丹砂同置于金银器皿之中，说明它们是被窖藏的主人视为与丹砂一样的物



图27 “白玉有孔带”璞玉



图28 “骨咄玉带”璞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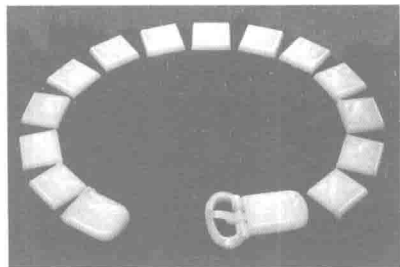


图29-1 “碾狮纹”白玉带璞玉



图29-2 “碾狮纹”白玉带璞玉局部1



图29-3 “碾狮纹”白玉带璞玉局部2



图30 “更白玉带”璞玉

事——即“仙药”来对待的。服丹对原料的这种特殊且苛刻的要求，显然并非寻常人家可以做到。

胡椒，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称“出摩伽陀国，呼为味履支。……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26]。味履支，即梵文“marica”。摩伽陀，即中天竺的摩揭陀国。长胡椒，即荜拔梨，梵文作“pippalī”，其另一梵文外号即“māgadhī”，意为“摩伽陀国所生的”；^[27]而梵文“māgadha”则指由长胡椒与其他药配制而成的一种复方药散。后面的两个词汇都将胡椒与摩揭陀的词根相联系，该与专指摩揭陀盛产的胡椒有关。唐时八百石，约合今60多吨。元载府中所藏中天竺胡椒竟如此之多，可知“它物称是”“外方珍异，皆集其门”之语非诬，其权力与物欲之盛益显。

从段成式所载知，唐人食肉时皆以胡椒为调味品。但是，作为一种香药，胡椒还有药用功能。^[28]如，它是胡方“大三辛药”（mahā-tryūṣaṇa）中的一味。《鲍威尔写本》74-76a在

列举了三辛药（胡椒、长胡椒、干姜）及茉莉、刺天茄、矢车菊等药物之后，说“两分或三分量的这些药物，用水煎熬后，适度冷却。再加入盐和蜜，用作洗眼剂，治疗痰性眼病。仙人们如是说”^[29]。

服散须明节度，否则便易生疾。孙思邈曾专门描述了服散发病的四十五种症状，其中有三种与眼睛有关。^[30]如，安禄山的目昏不见物便是长年服散失节，不知调理所致。^[31]因胡椒还有治疗眼疾的功用，则恐不能轻易排除元载尚用此物来调理服散后眼疾的隐患。

《太平广记》卷三二《颜真卿》条云：

《别传》又云：“〔颜〕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覩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32]

引文所言“上药”便是丹药之谓。综合视之,则恐元载服丹非虚,上引《太平广记》所言应有现实之根据,并非虚言。

明白了这个关节,元载诸子“争蓄妓妾,为倡优褻戏,亲族环观不愧也”“兄弟各贮妓妾于室,倡优猥褻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且其家中尚有阴阳人李季连,或可理解了。唐朝道风发达,不但帝王将相、学者文人迷信神仙,一时风会所趋,连女子也被道家思潮所鼓励,不少女子借出家以便其交际自由,致使存在一个特殊的女子阶层,便是“半娼式的女道士”。这种半娼式女道士有住在家里的,也有住在寺观中的。^[33]她们通过祭坛斋醮等宗教活动得以经常出入一些公共场所或权贵之宅院,从而发生不少肉体 and 感情之事。家妓亦多学女道士设醮,出现有伤风化之事同样在所难免。这是唐代宫闱不肃、放纵的一个主要原因。元载府中此等有伤风化之事可能跟信奉道教、并居家炼丹的李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宠嬖,不修风教,男女六十余人,男无中才,女负贞称,守礼居之自若,高歌击鼓”的叙事手法同。此二者应与道教男女合气之术的泛滥有关,已另文论及,^[34]此不赘述。

如前所说,因对原料的苛求和费用之巨,服饵炼丹成为当时的一种奢侈生活。自然地,相关器具、饵药也就成为一种奢侈品了。只是这种奢侈品因与神仙方术关联而多被今人所忽视,今借元载的生活略作申述。简言之,元载的生活方式不仅是社会风气使然,而且缘于他本人自幼对道学的偏好。此二者之所以能桴鼓相应,互相激荡,则是跟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不可或分的,它又集中地体现在“奢僭”“侈僭”之中。而这恰如实地反映了奢侈品在传统社会中的使用状况。

注释:

[1] 详(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三六、二三七《奢侈》,

中华书局,北京,1961,第1806—1829页。

[2]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中华书局,北京,1975,第3409页。

[3]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第3411页。

[4] 《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中华书局,北京,1975,第4713页。

[5] 《旧唐书》卷一一八《李少良传》,第3415页。

[6] (唐)苏鹗:《杜阳杂编》,阳羨生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375页。

[7] 《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第4714页。

[8] 《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燧传》,第4066—4067页。

[9] 《资治通鉴》二二五,中华书局,北京,1956,第7240、7264—7265页。

[10]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第3414页。

[11] 《太平广记》卷二三七“元载”条引《杜阳杂编》,第1822页。按,《太平广记》称王榘秀为“(王)缙之女也”,应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之女也”之误。

[12] 《杜阳杂编》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第1394页。

[13] 《杜阳杂编》卷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第1376页。

[14] 《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第4713页。

[15] 《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第4714页。

[16]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第3414页。

[17]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校注》,朱邦贤、陈文国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621页。

[18]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增订本)》,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北京,2001,第398—399页。

[19] 《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第3095页。

[20]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1,第30—42页。

[21] 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6,第536—541、543页。

[22] 沈睿文:“章怀太子墓壁画与李守礼”,《艺术史研究》,第6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2004,第293—308页。